



VIDEO CD

附赠原著完整电影
VCD

中国致公出版社

[英] 柯南道尔 著

福尔摩斯归来记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归来记

〔英〕柯南道尔 著

宋燕鹏 赵小兰等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归来记/(英)柯南道尔著;宋燕鹏,赵小兰等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5辑)
ISBN 7-80179-152-5

I.①福… II.①柯…②宋…③赵… III.侦探小说-作品集
-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317 号

福尔摩斯归来记

译者:宋燕鹏 赵小兰等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振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83.375

字 数:4766 千字

版 次: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79-152-5/I·005

定价:375.00 元(全二十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福尔摩斯归来记》是柯南道尔一度中止写作后复出的第一个短篇作品集,收入了《空屋》等十一个短篇小说。

阿瑟·柯南道尔(一八五九~一九三〇)是英国杰出的侦探小说家、剧作家。毕业于爱丁堡医科大学,行医十余年,收入仅能维持生活。后专写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几经退稿才发表,以《四签名》闻名于世。一八九一年弃医从文,遂成侦探小说家。代表作有《波希米亚丑闻》、《红发会》、《五个桔核》等。一八九四年决定停止写侦探小说,在《最后一案》中让福尔摩斯在激流中死去。不料广大读者对此愤慨,提出抗议。柯南道尔只得在《空屋》中让福尔摩斯死里逃生,又写出《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归来记》、《恐怖谷》等侦探小说。一般认为,埃德加·爱伦·坡是探案小说之父,威尔基·柯林斯则把侦探小说推向了新阶段,但柯南道尔因为塑造了福尔摩斯,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的侦探小说家。

一件件如雾般的离奇案件,一位生活在雾都的名侦探,交织成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侦探故事;英伦名探福尔摩斯经过一世纪的传颂,已俨然成为侦探的代名词,即使没读过侦探小说的人,也知道福尔摩斯这号人物!在正统的文学史上,侦探小说甚至无立足之地,然而愈来愈多的人投入这类题材的创作,同时一些西方文学批评家也对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给予新的评价。《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历经百年仍立于不坠之地,绝非偶然,他的文学艺术价值依旧在世人的心中闪闪发光,亦足以在西方文学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小说主人公福尔摩斯如今已成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人物。福尔摩斯的办公地点也成了旅游点。作品合乎逻辑的推理引人入胜,结构起伏跌宕,人物形象鲜明,涉及当时英国社会现实。对于其艺术成就,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曾说:“和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相比,没有任何侦探小说曾享有那么大的声誉。”柯南道尔被成为“英国侦探小说之父”,成为世界最畅销书作家之一。

目 录

空屋奇案	(1)
诺伍德的建筑师	(16)
跳舞的人	(35)
孤身骑车人	(54)
修道院公学	(68)
黑彼得	(91)
查尔斯·米尔沃顿	(108)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121)
三个大学生	(138)
金边夹鼻眼镜	(154)
失踪的中卫	(172)
格兰其庄园	(189)
第二块血迹	(204)

空屋奇案

一八九四年春天,受人尊敬的罗诺德·阿德尔莫名其妙地被谋杀了。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详细但被删去许多细节的案情大家都了解。这是因为起诉理由很充分,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只是到了现在,大约十年之后,才允许让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被删去的环节。虽然案子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但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就更耐人寻味了。这个案子的结局是我一生所经历的冒险事件中最令我震惊和诧异的。请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到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断的广大读者说一句话:不要怪我没有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一切。但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直到上个月三号才取消这项禁令。

我对刑事案发生浓厚兴趣是因为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有过密切交往。自从他失踪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难案件我都认真研读。但是只有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这件疑案将我深深吸引住了。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时,我就更加深刻地体察到福尔摩斯的死确实是社会的一大损失。我认为这件怪事有几点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最好的刑事侦探,肯定能弥补警方力量的不足。我虽然整天在外巡回出诊,脑子里却一直在思考这件案子。我宁愿冒着讲述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简要复述一遍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

死者是澳大利亚一个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第二个儿子。其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到英国国内做白内障手术,跟死者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四二七号。这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他既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坏习惯。他订过婚,但是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他天性冷漠,平时都呆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但是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二十分之间他

突然被杀了。

死者，也就是罗诺德·阿德尔，爱打纸牌，而且是经常打，不过小赌注对他倒是丝毫无损。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等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遇害当天，他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下午他也是在那里打的牌。每人的牌差不多，阿德尔大约输了三英镑。拥有可观财产的他决不会计较这五英镑输赢。几乎每天他都到这个俱乐部打牌，但他打得十分谨慎，并且常常是赢了才会离开。证词还说在几星期前，他跟莫兰上校配对，一口气赢了歌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英镑。

被害当晚，他从俱乐部回到家时正好十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去了。女仆说听见阿德尔先生进入二楼前厅——他的起居室。她已在房间里生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直到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的十一点二十分，屋子里十分安静。梅鲁斯夫人想向儿子道晚安，却发现门被反锁了。任凭母女俩怎么叫喊都没有人回应。找人把门撞开后却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子弹打破了他的脑袋。桌子上摆着一些金币和银币，堆成了数目不等的十小堆。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数字和若干俱乐部朋友的名字，从这里可以知道被杀之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这些现场调查只是使得案情变得越发复杂。第一，没有理由来解释这个青年为什么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虽然也有可能是凶手插的门，以便跳窗逃跑。但从窗口到地面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过，在屋子和街道之间的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所以很显然门是青年人插上的。如果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那么这人除非是个神枪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繁华的大路，附近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是火车站。这边已经打死了人，难道没有人听到枪声吗？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到动机而越发复杂化。而且，阿德尔是没有任何仇人的，况且他屋子里的贵重物品也没缺少。

我思考着这些事实，认为最省力的方法，就是我那死去的朋友

说过的一切调查的起点。大约在六点左右我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帮人聚在人行道上，仰头凝视着一扇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特地要来看看的那所房子。其中一个高个子戴着墨镜，可能是个便衣侦探，正在描述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围着他。我使劲挤进去，但他荒谬的推理使我厌恶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不想却撞在一个有残疾的老人身上，碰掉了他怀中的几本书。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见有一本书叫《树林崇拜的起源》。我极力为这意外的事道歉，可是刚好被我不小心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它们主人眼里非常珍贵。他大吼了一声，转身就走。

我曾多次观察过公园路四二七号，但于事无补，房子和街道之间只隔着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墙，五英尺高，进入花园很容易。但那扇窗户可很难够着，因为在墙上没有水管或别的东西。我一无所获，只好返回肯辛顿。我刚进书房，女仆就进来说有人要见我。来者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了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右臂下夹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略带沙哑。

我怎么也没想到是他。

“我感到抱歉。刚才我一瘸一拐地在您后头跟着走，碰巧见您进了这所房子。我想对刚才的事说声对不起，并且谢谢你替我捡书。”

“不必在意，”我说，“能告诉我您是怎么认出我来的吗？”

“先生，冒昧地说我算是您的街坊，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拐角处。大概您也收藏书吧，先生。我这儿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每本都很便宜。把您书架第二层的空档填满看起来才显得整齐，是吧，先生？”

我回头看了看。我再回头时发现歇洛克·福尔摩斯隔着书桌站在那儿正对我微笑。我好像失去了知觉，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一股白雾在我眼前旋转，白雾没了，我发现我的领口开了，嘴唇上还有白兰地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正坐在

我椅子上，手中拿着随身携带的扁酒瓶。

“我亲爱的华生，”一个相当熟悉的声音叫道，“很抱歉，我一点儿也想不到你会这样经受不住。”

我紧紧地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真的是你？你没死？你是怎样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出来的？”我大声喊道。

他说：“等等，你觉得你现在恢复了吗？瞧我这多此一举奇妙的重现给你带来了多大的刺激啊！”

“我好了！”我叫道，“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摸着袖子里面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膊。“可是，这一切又都是真的，亲爱的朋友，见到你我真高兴。快把你从那可怕峡谷中逃生的经过给我说一遍。”我激动地说。

他面对着我坐了下来，照老样子悠闲自得地点燃了一支烟。他更消瘦，更机警了。但我从他那张鹰似的脸上苍白的颜色可以看出，他最近一阵子过得没有规律。

“能把腰伸直了，我真高兴，华生，”他说，“让一个高个子一连数小时把身长砍掉一英尺可真难受。至于对这一切的解释，或许我把全部情况告知你的最好时机是在一项工作完成以后。”

“我更想现在被告知。”

“你愿意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去吗？”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

“真的还像过去那样。好吧，先说说那峡谷。我奇迹般地峡谷中逃出来了，理由是：我根本就没掉进去。”

“你压根儿就没掉进去？”

“是的，华生，我压根儿就没有掉进去。我给你留的便条可完全是真的，因为当我发现模样有些阴险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时，我确信我的末日到了。于是我请求他许可我写了那封后来你收到的便条。我在那里留下了信、烟盒和手杖，沿着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紧紧跟随。我走到尽头便无处可

去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却突然跑来抱住我，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完了，他要报复我。我们扭成一团。但我懂得一点儿日本跆拳道，过去好几次我都用过这一招。我从他的两臂间退了出来。他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疯狂地踢了几下，两手乱抓。最终他还是因为无法保持平衡而掉下去了。”

我瞪大眼睛听着。

我大声问：“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没有往回走的。”

“是这样，就在他掉进深渊的刹那间，我忽然想到命运给了我一个绝妙的机会。我知道曾经发誓要干掉我的，除了莫里亚蒂外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向我报复的念头只会由于他们头儿的死亡而更强烈。他们是最危险的人，三人当中，总有一人会找到我。另一方面，如果全世界都认为我死了，这些人就会很快露面，这样会省很多事。

“我站起身来仔细看了看后面的悬崖。在你那篇我后来读得津津有味的描述中，你肯定了那是绝壁。你说得不完全对。所谓的‘绝壁’上留有露在外面的几个窄小的立足点，并且有一块很像岩架的地方。要顺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走出去而不留脚印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可以把鞋倒穿，可在一个方向出现三双脚印，这只会使人想到这是骗人的把戏。所以，最好是冒险爬上去。好几次当我手没抓到身边的草丛或是脚从湿漉漉的岩石缺口中下滑的时候，我几乎绝望了。但是我拼命向上爬，最后爬到一块有几英尺宽长着绿苔的岩架上。

“你错误地下了一个结论就离开了，但又发生了一个很突然的事故。突然一块巨石从上面落了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去，砸在下面那条小道后，掉进深渊。那时我以为岩石是偶然掉下来的，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我抬头看见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头。与此同时又落下一块岩石来，砸在我躺的地方，离我头部还不到一英尺。很明显莫里亚蒂不是单人行动，他对我下手的时候，还有一

个党羽在守望,而我一眼就知道这个家伙一直是多么地阴险。他躲在暗处亲眼看见了他朋友溺死和我逃脱的一切。他等待时机妄图置我于死地。

“我用极短的时间反应了一下情况,华生。我看见那张脸又从崖顶向我张望了,这是又一块石头要砸下来的信号。我对准崖下的小路往下爬,但这比往上爬还要困难。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了,因为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边缘、身体在半空吊起时,又有一块石头‘呼’地一声擦边而过。爬了一半时我脚踩了个空,还好我掉在那条窄道上了,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就跑,在山里摸黑走了十英里。一周后,我到了佛罗伦萨,这样世界上就谁也不清楚我的下落了。

“我当时只信赖我哥哥迈克罗夫特。我再三向你道歉,我亲爱的华生。可那时最好是让大家相信我已经死了。如果你不相信我已经死了,你肯定写不出那篇让人信以为真的关于我不幸结局的故事来。三年以来,我好几次想写信给你,但总是担心你对我的深切关心会使你泄漏机密。同样,今天傍晚当你碰掉我的书时,我也只好避开,因为我身处险境。当时只要你稍有惊奇,就可能使人们注意我的身分而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但为了得到我需要的钱,我必须把我的秘密告诉迈克罗夫特。在伦敦,事态的进展没有像我所想的那样。因为在审理莫里亚蒂匪帮时,漏掉了两个最危险的成员——与我不共戴天的这两个仇人。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有时到拉萨跟大喇嘛们在一起。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的十分优秀的考察报告,你肯定也看过,你决不会想到你看见的正是你朋友的消息。然后我经过波斯、圣地麦加,又到喀土穆拜访了哈里发,并将这次简短但很有趣的拜访报告给外交部。我用几个月时间研究了煤焦油的衍生物,这项研究是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做的。结束后,我便回来了,因为我听说我的仇人现在孤身一人在伦敦。这时又传来了公园路奇案的消息,于是我加速了行动。这件案子除了它的是非曲直吸引我之外,它似乎还给我个

人带来了难得的契机。我立刻就回到了伦敦贝克街家中，竟吓得赫德森太太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唤。我的房间和记录被迈克罗夫特完好保存着。就这样，亲爱的华生，今天下午两点，我发现自己坐在我原来屋里的那把旧椅子上，而且也希望能见到我的老朋友华生，坐在对面他一向常坐的那把椅子上。”

以上便是发生在四月里那天晚上的离奇故事。我亲眼见到了我本以为再也见不着的那瘦高的体形和热诚的面容，证实这个故事不是无稽之谈。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得知我妻子去世的消息的，他用动作代替言辞安慰了我。“工作是对悲伤最有效的止痛剂，”他说，“我给我们俩在今天夜里安排了一件工作，希望能成功完成。”我希望他能说明白些，但不管用。“天亮前你有的是看的和听的，”他回答说，“我们要谈三年往事，不过只能谈到九点半，然后就开始这场特别的空屋历险。”

跟过去一样，到九点半，我发现我们并排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的口袋装着手枪，很激动。福尔摩斯十分镇定。街灯忽明忽暗的亮光照在他严峻的脸上，他皱着眉头沉思，嘴唇紧闭。从这个狩猎能手的神态看来，我完全肯定这又是一次十分冒险的行动。讥讽的微笑不时地从他那苦行僧般阴沉的脸上露出来，预示着被我们搜寻的对象凶多吉少。

马车停在卡文狄希广场拐角的地方，而不是我本来猜想的贝克街。我看见他下来时向左右张望了一下，接着在走过的每条街的拐角上又相当细心地看清楚后面是不是有人跟踪。我们走的路线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他对伦敦偏僻小道特熟悉。这一次他迅速而有把握地穿过很多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小巷和马厩。出现在一条两旁都是阴暗房子的小路上。沿着小路，我们穿过曼彻斯特街，然后到了布兰福特街。在这里他立刻拐进一条窄道，进入了一个无人的院子，之前穿过一扇木栅栏门。他用钥匙打开一所房子的后门，我们一起走进去以后，他关上了门。

显然这是一所空屋子，一片漆黑，我们踩着裸露的地板，发出

吱吱的响声。我伸手摸到一面墙，上面糊的纸已裂成一片片往下垂着。福尔摩斯领我走过一条长长的过道，直到我恍惚看见门上昏暗的扇形窗才停下来，在此期间他冰凉的手一直抓着我的手腕。在这儿，他突然往右转，我们便进了一间正方形的大空房，黑暗中，只有当中一块地方被远处的街灯照得发亮。附近没有街灯，窗户上又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所以在里面我们只能看清彼此的轮廓。他把嘴凑近我耳朵。

“你知不知道咱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他悄悄地问。

“那边就是贝克街。”我睁大眼睛尽力往外看。

“对了，这里是我们寓所对面的卡姆登私邸。”

“为什么来这儿？”

“从这里可以看清对面的高楼。亲爱的华生，请你走近窗户一点儿，千万别暴露了我们。再往我们的老寓所看看——你那么多神奇的故事不全是从那儿开始的吗？让咱们来看看这三年我是不是完全丧失了使你惊奇的能力？”

我向前移了几步，朝对面的窗户看去。当我看见那扇窗子时，我大吃一惊。窗帘已经放下，屋里点着亮灯，屋里坐着的人在明亮的窗帘上清晰地映了出来：那头的姿势，宽阔的肩膀，轮廓分明的脸，完全似福尔摩斯本人。我惊奇得忙把手伸过去，想知道他是不是还在我身边。他不出声地笑了，浑身颤动。

“看见了吗？”他说。

“真是太妙了！”我大声称赞道。

“我相信我变化多端的手法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枯竭，或者因常用而有所过时。”他说。从他的话中，我听出了这位艺术家对自己的创作感到的高兴和得意。“确实很像我，是吧？”

“那简直就是你啊！”我像发誓一样说。

“格勒诺布尔的奥斯卡·莫尼埃先生是它的功臣，他花费几天的时间才做成模子。它只不过是一座蜡像。其余的是今天下午我在贝克街自己设计的。”

“有人在监视你的寓所？”

“对。”

“那么他是谁呢？”

“我的宿敌——莫里亚蒂那帮可爱的人，他们的‘领袖’此刻躺在莱辛巴赫瀑布下面。他们认为我迟早是会回寓所的，就一直进行监视。今早他们已清楚我到达伦敦了。”

“你又是如何得知的？”

“因为我正从窗口往外瞧，一下子就看见了他们派来放哨的人。这是一个小人物，姓巴克尔，以杀人抢劫为生，是个出色的犹太口琴演奏家。我在乎的是更难对付的那个家伙。他是莫里亚蒂的知心朋友，那个从悬崖上投石块的，整个伦敦最狡猾、最危险的罪犯。华生，今晚追我的正是他，而他一点儿也没察觉咱们同时也在追他。”

福尔摩斯的巧妙计划逐渐摊开：在这个近便的处所，监视别人的人正被人监视，追踪别人的人正被人追踪。那边窗户上消瘦的影子是诱饵，我俩是聪明的猎人。在黑暗中我们注视着匆匆来去的人影。他不说也不动，但我能看出他正处于紧张状态，细心盯着过往行人。这个夜晚寒冷喧嚣的风刮过长长的大街，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呼啸声。我有一两次似乎瞧见了刚见过的相同模样的人影，特别是两个像是在附近门道里避风的人。我让福尔摩斯注意这两个人，但他不耐烦地叫了一声后，接着又目不转睛地望着街上。他有时焦急不安地挪动脚步，手指不停地敲着墙壁。街上的行人渐渐地稀少了，将近午夜时分他越来越焦急，在屋里踱来踱去。我正要对他点儿什么，却又一次大吃一惊，我抓住他的胳膊，对着窗子一指。

“那影子动了！”我叫出声来。

这时候窗帘上的影子已经不是侧面而是转过来背朝着我们。

他粗暴的脾气没有减弱，他对智力低于他的人所表示的焦躁也没有减少。

“当然，他动了，”他说，“支起一个一眼就认得出的假人能骗住几个欧洲最狡猾的人吗？咱们呆在这屋里，赫德森太太负责改变蜡像的位置，一次一刻钟。她从前面来转动它，这样她自己的影子就绝对不会被人看见。啊！”他抽了一口气。借着微弱的光线我看到他往前探头，全身由于高度注意而紧张起来。大街上已空无一人。门道里也许还缩着那两个人，可是我已经看不见他们了。静寂中，忽然我的耳边又响起了只有在忍住极度兴奋时才会发出的那种细微的咝咝声。过了一会儿，我被他拽着退到了最黑暗的屋角里，一只手捂住了我的嘴。他的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这时，他那超人的感官已经察觉了的东西，也被我突然发觉了。我的耳朵里传进了一阵轻微的蹑手蹑脚的声音，这声音是从我们所在的这间屋子后面传来的。一扇门忽然打开了又关上。一会儿，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这声音在屋里引起刺耳的回响。福尔摩斯靠墙轻轻地蹲下来，我也跟着蹲下来，我的手里紧握着我的左轮枪柄。朦胧中现出一个模糊的人影。站了一会儿，他偷偷摸摸地走进屋里。这个凶险的人影离我们只有三码。他从我旁边悄悄地走过去，靠近了窗子，将窗户轻轻地、无声地推上去半英尺。当他跪下来的时候，街上的灯光不再受积满灰尘的玻璃阻隔，他的脸被照得清清楚楚。他两眼发亮，面部不停地抽搐。这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瘦小而突出的鼻子，又秃又亮的前额，还留着一大撮灰白胡子，后脑勺上戴着一顶可以折叠的大礼帽，夜礼服的白前襟由于解开了外套而露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根像是手杖的东西，他把它放在地板上，发出了金属的铿锵声。他外套口袋中掏出了一大块东西，摆弄了一阵，最后咔哒响了一下。他还是跪在地板上，弯腰将全身力量压在什么杠杆上，一阵旋转和摩擦声发出来，最后又是咔哒一响。于是他直起腰，我这才发现他手里拿的是一支枪托形状很不一般的枪。他拉开枪膛，把什么东西放了进去，又“啪”地一下推上了枪栓。他把枪筒架在窗台上，我看见他闪亮的眼睛瞪视着瞄准器。我听见一声满意的叹息，正当他把枪托贴紧

右肩的时候。他看见映在黄色窗帘上的人影毫无掩饰地暴露在枪口前方。停了片刻，他扣动了扳机，跟着是一串清脆的玻璃的破碎声。与此同时，福尔摩斯飞快地向射手扑过去。射手摔倒了。他急忙爬起来掐住福尔摩斯的喉咙。他“砰”地摔倒在地上，因为我用手枪柄照他头上猛击一下。我猛扑过去把他按住，我朋友吹一声刺耳的警笛。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便衣侦探冲了进来。

“雷弥瑞德，是你吗？”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知道你回了伦敦真高兴，先生。”

“我觉得有点儿非官方的帮助是管用的，一年里不能有三件谋杀案破不了，雷弥瑞德。你处理莫尔齐的案子时相当高明。”

人们都站了起来。两边各站着一个高大警察的囚犯大口喘着气。雷弥瑞德点着了两支蜡烛，警察们也打开了他们的提灯，我终于能一睹我们的囚犯了。

一张精力充沛而阴险狡诈的面孔对着我们。他盯住福尔摩斯的脸，眼中露出仇恨和惊异。“你这个魔鬼，你这个狡猾的魔鬼。”他不断地吼叫着。

“啊，我的上校！”福尔摩斯边说边整理好弄乱了的领子，“‘不是冤家不聚头’。自从得到你在莱辛巴赫瀑布悬崖上的关照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

上校像一个精神恍惚的人那样，牢牢地盯着我的朋友。“你这个狡猾的魔鬼！”

我的朋友说：“先生们，这位上校叫塞巴斯蒂恩·莫兰，以前效力于女王陛下的印度陆军，是咱们东方帝国最了不起的射手之一。在猎虎方面，他至今仍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凶恶的老人，只是瞪大眼睛看着我的伙伴。

“奇怪，这么一个优秀的猎手竟然被我这个很简单的计策给骗了。”福尔摩斯说，“你也曾在一棵树下拴只小羊，自己则带着来福枪藏在树上，等着小羊把老虎引诱来。今天这屋子便是我的树，你就是我想打的老虎。你可能备用了几支枪，以防出现多只老虎，或